

傅惜华旧藏《五伦镜》等稀见传奇述略

戴 云

傅惜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曲研究家与藏书家。傅惜华又名傅宝泉，别号碧渠馆主、仲涵、寒山、曲葦等，为满族富察氏之后裔。他生前不但著述甚丰，而且藏书颇巨。其碧渠馆曾藏书籍数万册。其中，不乏珍籍善本，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戏曲剧本。现将其中《五伦镜》等曲本略述如下。

一、《五伦镜》

《今乐考证》等曲籍中曾著录。庄一拂先生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卷十一云：“本事未详。佚。”（见该书1228页）。其实，此剧未佚，在傅惜华的原藏书中，便发现存本。此书题目及上书口题“五伦镜定本”，下书口题“爱日堂元刻”；署“雪龕道人填词 思龕主人编定”。有“黄鹄矶头可渔老人”撰写的《五伦镜小引》，思龕子的《五伦镜引》。白绵纸刊刻，白口，四周双边，每半叶九行，行十八字，字呈长方形。当为清初刻本。

此剧凡二卷二十六出。演南阳久旱无雨，秀才谢万程双亲饿死，无钱营葬，只得被迫卖妻。村民王全因十年前妻、儿为草寇所掠，音讯皆无，乃娶谢妻李氏为室。洞房之夜，李氏告之事情原委。王全感谢秀才夫妻孝心，不忍污之，便将李氏别居他室。不久，王全失散十年的儿子王丹成也学艺归来。王全之兄王大有平日游手好闲，对其弟家产早已垂涎。今见侄子归来，便到南阳

府诬告。金判田洪为王全的义气和秀才谢万程的孝心所感，便自出十五两银子代谢秀才赎回妻子。王大有因诬告受罚，后为雷电击成重伤。谢秀才教王全之子王丹成学韬略。适逢桐柏山贼进犯南阳，王丹成助田洪杀退草寇。朝臣孔文孙举荐田洪等人。圣上闻知，重用田洪、谢万程，并赐谢万程、王丹成文武状元及第。

剧本开头述织女星因凡间五伦失序，故命司镜神来下界探察人间善恶。最后是司镜神引田洪、谢万程、李氏、王全、孔文孙五人见织女星。原来此五人乃上界列宿临凡，恐其忘却清修，沉于洪福，便遣佑灵天母暗加护符，令各成正果。故云“五伦镜”。此剧凡例云：“是本事事皆是实录，有直书姓名者，如谢万程、李氏、王全、王大有是也；有不便直书姓名者，如田洪、孔文孙是也……。”

作者雪龕道人，据庄一拂和周妙中考证，其人名张三异，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，卒于清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。另外，《绍兴府志》是由张三异修，王嗣皋纂。全书共五十八卷，于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成书。

二、《一片心》传奇

碧渠馆藏书中，有一部《续缀白裘新曲九种》。该书封面中行刻“新词九种曲”，右行刻“待化老人辑”，左行刻“续增缀白裘 青莲堂藏版”。上方横栏有“咸丰元年冬镌”字样。可知，此书由待化老人辑，版本为咸丰元年青莲堂刻本。书中收有《红楼梦》、《鹤归来》、《桃花扇》、《蟹中楼》、《比目鱼》、《鹦鹉媒》、《芝龕记》、《一片心》、《乞食图》九种传奇，每种取其中四出而刊。这九种传奇，其中八种均有存本，而《一片心》传奇，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卷十二云：“本事未详。佚。”（见1434页）今据待化老人《续缀白裘新曲

九种》自序云：“嘉庆己未，余妄撰《一片心》传奇。次年北上，其稿为友人携去，失之。归检旧篋，十不获二三。半年心力不忍弃诸无何有之乡。因录四出，付之剞劂，而难以单行”。现在，我们虽然不能看到此剧的全本，但可以根据所刊零出，看出它的故事梗概。

所存《一片心》传奇的《梦会》、《逼婚》、《骂月》、《命将》四出，叙戚我耘、柏意如事。青年戚我耘游武林西湖，遇见好友陈义夫的表妹柏意如。别后，戚生于舟中睡去。朦胧中，与柏意如相会定了姻缘。意如父母却以三代不招白衣秀士为由，让他去应考。戚生情急梦醒。适逢陈义夫作媒而归，告之到舅母家求亲之事。于是戚我耘决定赴京应考。临行，以一片心玉佩为定情之物，托陈义夫带给柏意如。戚生走后，柏母听信媒婆之言，将女儿许配给有钱有势的郑福辰。戚我耘不第而归，被草寇劫上山。山大王强把女儿许配给他。戚生知人世间姻缘乃宋城月老所定，便赶到彼地。正碰到月老在那里定姻缘。他让月老将自己的婚姻帖子更换一下，月老执意不肯。两人争吵怒骂。一道人上来解劝，对戚生说，月老是天上派下来的，命已注定，自难更改。这桩公案日后自然明白。道人送他四句偈言：“思难而止，得意则行。自尽吾心，且待天意”。嘱其“花甲一周后，到菩提山来见我”。戚生回来后，听说郑福辰去柏意如家抢亲，一怒之下，将女抢回，但以误伤人命，被判死罪。柏小姐派人备酒饯行。此时忽圣旨到：“有都御史保奏海宁戚解元当参军，坐谋帷幄，出战疆场”。戚生接旨后，奔赴疆场。剧情止于此。可以推想，戚我耘后来定是战场立功，若干年之后，凭借“一片心”定情之物，找到了自己心爱之人。

《续缀白裘新曲九种》一书封面和自序署“蛟门待化老人”，而《一片心》传奇署“蛟门七余散人填词”。经查，浙江镇海县东海之中，有一座蛟门山，去岸约十五里。环锁海口，吐纳潮

汐。古称蛟门虎蹲，为天设之险。故蛟门当是镇海的代称。姚燮在《今乐考证》中曾著录《一片心》传奇为“镇海刘赤江”撰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中云：“刘赤江，未详其名，浙江镇海人，生平亦未详。”现在，我们可以从一些材料中，找到关于刘赤江生平的蛛丝马迹。其实，焦循《雕菰集》卷二《甬江弃妇行序》云：“镇海诸生刘赤江，弃其妻丁，别聘于姜。丁归母家，守志不嫁。学师率学中子弟来报于学，使者革其衿。始，刘父利姜之财，姜慕赤江有文名，可希仕进。至是姜恶之，复胁刘父毁婚。刘公亦悔前事，迎丁归。夫妇相泣，和好如初。丁之兄允平，求复赤江，许之。邑人以为善。”这当是刘赤江年轻时的一段往事。

据《续缀白裘新曲九种》自序、赵景深、张增元合编《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》刘赤江资料等，可以看到他的生平行迹：刘赤江于嘉庆四年（1799）作《一片心》传奇，次年（1800）北上。嘉庆十五年（1810）四月任安陆知县（同年十月被黄虎文代）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任兴山知县（同年三月被刘祥代）。嘉庆十九年署来凤县事，补荆门州州同。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任广济知县（道光元年被张维翰代）。道光二年（1822）任远安知县（同年被吕蔚南代）。到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还为自己辑刻的传奇集作序。

三、《江夏剑薙二种曲》

这部书包括两个传奇剧本：《东艳祸》和《南冠血》。根据卷首之叙云“黄君剑薙示余新曲二种……”断定，黄剑薙便是作者。

关于黄剑薙的生平事迹，知者甚少。庄一拂先生说“名字、里居、生平皆未详”；对其剧作，也只提供了《情环劫》一种（见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第1464页）。而《东艳祸》和《南冠

血》这两部传奇，诸家向无著录。周妙中先生《江南访曲录要》（见《文史》第二辑）只稍有提及。

两部传奇署“古茂苑江夏氏剑葦填词”，每部卷一下端有“江夏剑葦氏章”与“虚一生白室主”朱文印二。卷首有《江夏剑葦二种曲叙》，提到“剑葦承平望族”等语。末署“戊辰五月霜厓居士叙”。这些，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。黄剑葦的籍贯应是茂苑，即江苏长洲（今属苏州）。因晋左思《吴都赋》有“佩长洲之茂苑”句，故长洲县别称茂苑。或许，古时黄姓之封地在江夏，他才自称江夏氏吧。别名号当为“虚一生白室主”。他系当地名门望族之后。不但与吴梅（号霜厓）为同一时代之人，而且是同乡（吴梅亦是长洲人）。两种曲的写作时间约在民国十七年（戊辰，1928年）以前不久。庄一拂先生将黄剑葦及其作品列入清代作家作品的行列，失当。

此书用白绵纸抄写，半叶九行，行三十字左右。其眉批及夹批有两种笔体，一种与叙笔迹同，当是吴梅手迹；另一与剧本正文笔迹同。观其行文语气，当是批校者与剧作者商讨有关剧本创作中出现的问题。每部传奇的卷尾，均有“戊辰五月霜厓弟吴梅加墨校读”字样，并加盖“霜厓手校”白文印。由此可知，此书当是黄氏手稿本，而又经吴梅校读过的。

书中的两部传奇可称为姊妹篇，其中的主人公方旋，是以近代史上著名的野心家、窃国大盗袁世凯为原型的。作者可说是操董狐之笔，将袁世凯发迹的历史，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眼前。

《东艳祸》取材于袁世凯被派往朝鲜那段历史。大唐国军官方旋被派往百济国平息内乱。到百济后，便与王妃文素娥私通，而后又与素娥婢女翠姐苟合。久之，国王对此有所耳闻，但又不敢得罪大唐使臣。于是便将素娥堂妹文碧娟许配方旋，欲使素娥断其非分之想。可是，素娥却借探妹为由，时往方旋住处而深夜不返。碧娟深为厌恶，以此斥责方旋。方旋于是便将旧好小白菜

接到百济冒充原配夫人。但文妃终不耐寂寞，又与翠姐去方旋使馆，以图重温鸳梦。百济国民对于文妃和方旋的行径极为憎恶。百济新党将文妃和翠姐杀死，并与扶桑军队合兵一处，直攻大唐使馆。方旋即将碧娟、小白菜二人扮作歌妓，先行混出城去，自己也率军仓皇逃出百济。回国后，方旋以白金五万两及黄金千两，贿赂总管太监木雄和福亲王，在太后面前说情。因此方旋不但没有受到革职的处分，反而官升一级。在剧本结尾处写了方旋回原籍祭扫先人墓，与原配夫人及二姬妾摆酒宴，贺合家团圆。一派热闹的气氛，隐隐透出了作者的无比愤懑。

《南冠血》取材于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。剧作者对于维新运动的失败寄与深切的同情，同时还描绘维新派首领的自命不凡和不辩真伪。在津海小站编练新军的方旋指使心腹袁中区，收买维新组织的负责人平无能，混入其保国会。而平无能等人盲目相信袁中区的高谈阔论，并把保国会内部的重要情况透露给他。困居紫禁城的皇上也不了解情况，却命方旋在津海先除太后死党富寿，然后领兵进京围南宫以软禁太后。可是，方旋接圣旨后，先包围富寿府，而后却又密告富寿，让他连夜赴京面报南宫太后。这场变法运动，完全为方旋所出卖。

值得注意的，是这两个剧本中的眉批和夹批。批校者吴梅从创作的角度，对剧中曲牌、格调、宾白、结构、场面以及角色配备等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，对剧中的不当之处进行了修正。这些都是研究近现戏剧的重要资料。

作者单位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